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二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蔣寬

謄録監生臣萬朝宗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集說卷二十二

宋 衛湜 撰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

鄭氏曰獻公以魯襄公十四年出奔齊二十六年復歸于衛欲賞從者以懼居者柳莊言從守若一言有私則生怨羈靮紖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衛君歸國不合私賞從者之事左傳云獻公反國使人責大叔儀故鄭言懼居者獻公出奔復歸並見左傳

長樂陳氏曰楚昭王之賞從亡而及于屠羊說晉文公之賞從亡而辭見守藏者衛獻公之厚從亡而及郊將班邑是皆徇于私而不知公蔽於邇而不知遠也蓋居者守君之社稷行者執君之羈靮其勞逸雖殊而功之所施則一其可厚此而薄彼哉此柳莊所

以諫獻公也臧武仲曰衛君之奔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是內外之功一也

嚴陵方氏曰獻公之反國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則是私于從巳之暱而忘保國之大矣豈所以合天下之公義哉羈以絡馬靮以控馬以其從君而奔故以執羈靮言之

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

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

鄭氏曰革急也請於尸急弔賢者也脫祭服以襚臣親賢也所以以此襚之者以其不用襲也凡襚以斂裘縣潘邑名所以厚賢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君急弔臣之事柳莊寢疾其家以告公報之曰若疾急雖當我祭必須告也其後柳莊

果當公祭之時卒而來告公祭事雖了與尸為禮未畢故再拜稽首請于尸也案禮君入廟門全為臣請尸得言寡人者是作記者之言也案士喪禮君使人襚不云祭服襚臣今以祭服襚故鄭云親賢也得以祭服襚者諸侯玄冕冕祭廟大夫自玄冕以下以其俱是玄冕故得襚也又士喪禮君襚衣不用襲為近尸事褻大斂得用君襚鄭云凡襚以斂者謂庶襚以小斂君襚以大斂也

廬陵胡氏曰春秋書衛遣弑而後入罪其黨甯喜與弑也豈弑逆之人能親賢如此乎必不能也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

鄭氏曰婢子妾也尊已不陷父于不義記者善之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人病時失禮也尊已乾昔子名也兄弟言屬子云命輕重之義也

長樂陳氏曰君子將死不忘乎利人小人將死不忘乎利已故成子高之寢疾則擇不食之地以自葬孟僖子之將死則明仲尼之道以教子曾子之將死則稱君子之道以教人此不忘乎利人者也魏顆之病欲以妾為殉陳乾昔之病欲以婢夾已此不忘乎利已者也乾昔之子終不從其亂命其過秦康公遠矣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鄭氏曰春秋經在宣八年仲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仲先日辛巳有事于大廟而仲遂卒明日而繹非也萬干舞也籥籥舞也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

孔氏曰此一節論卿卒重于繹祭之事去其籥舞以吹籥有聲也廢留萬舞而不去以萬舞無聲也廢置也鄭引宣八年公羊傳文

長樂陳氏曰春秋之法當祭而卿卒則祭之日不可以用樂祭之明日不可以繹故叔弓之卒昭公去樂

卒事君子以為禮仲遂之卒宣公猶繹而萬入去籥君子以為非禮

嚴陵方氏曰正祭之明日又祭謂之繹繹者如繹絲然以其續之而不絶故也祭禮為吉卿卒為凶然正祭不可廢也故卿卒不繹而已猶者可以已之詞

廬陵胡氏曰此一節全録春秋知記禮者駁雜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

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

鄭氏曰公輸若匠師方小言年尚幼未知禮也斂謂下棺于椁般若之族多技巧者見若掌斂事而年尚幼請代之而欲嘗其技巧也時人服般之巧魯有初初謂故事也豐碑斵大木為之形如石碑于椁前後四角樹之穿中間為鹿盧下棺以綍繞天子六綍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言視豐碑者時公室僭天子也

三家時僭諸侯諸侯下天子斲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綍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綍二碑士二綍無碑以與已字本同毋無也噫不寤之聲

孔氏曰此一節論非禮嘗巧不從之事公輸若之族人公輸般請為轉動機關窆而下棺將從之時有公肩假止而不許曰魯有初始舊禮凡言視者不正相當比擬之辭王制視公侯視伯視子男是也豐大也

案禮廟庭有碑故祭義云牲入麗于碑儀禮每云當

碑揖今謂用大木為碑穿鑿去碑中之木令使空于此空閒著鹿盧鹿盧兩頭各入碑木綍即紼也以紼之一頭繫棺緘以一頭繞鹿盧既訖而人各背碑負紼末頭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也周禮大喪屬其六引故鄭知天子六綍又喪大記云君四綍二碑故知天子四碑也既云六綍四碑明有一碑兩紼者故知上下重著鹿盧止言前後重鹿盧者以棺之入槨前後用力深也案春秋天子有隧以羨道下棺所以

用碑者凡天子之葬掘地以為方壙漢書謂之方中又方中之內先累櫛于其方中南畔為羨道以蜃車載柩至壙說而載以龍輴從羨道而入至方中乃屬紼于棺之緘從上而下棺入于櫛之中於此之時用碑繂也三家言視桓楹不云碑知不似碑形故云如大楹耳通而言之亦謂之碑故喪大記云諸侯大夫二碑也案說文桓亭郵表也謂亭郵所立表木即今之橋旁表柱也諸侯二碑兩柱為一碑而施鹿盧故

鄭云四植謂之桓古者以巳二字本同故得假借而用後世二字之義始異嘗試也言般欲以人母嘗試巳巧事誰有强偪于汝而為此乎豈不得休巳者哉又語之曰其母以人母嘗試巳巧則于汝病者乎言不得嘗巧豈於汝有病公肩假乃更噫而傷嘆於是衆人遂止

嚴陵方氏曰斂其尸謂之斂斂其壙亦謂之斂此所言斂即斂其壙而巳封其墳謂之封封其坎亦謂之

封此所言封即封其坎而已

臨川王氏曰言公室視豐碑見下陵上僭成俗人不復以僭為非矣

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鄭氏曰郎魯近邑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是也
禺人昭公之子春秋傳曰公叔務人遇見也君子謂
卿大夫鄰重汪踦鄰鄰里也重皆當為童童未冠者
之稱姓汪名踦鄰或為談春秋傳曰童汪踦魯人見
其死君事有士行欲以成人之喪治之言魯人者死
君事國為斂葬
孔氏曰此一節論童子死難之事魯人公叔禺人遂
國人走辟齊師以奔走之罷兩手負杖于頸走入城

保以辟齊師困而止息禺人言以徭役使人病困以賦稅責民煩重卿大夫不能為謀士又不能致死是自全其身於理不可旣言之矣乃踐其言與鄰之童子汪踦往赴齊師而死依禮童子為殤魯人見其死寇欲勿殤以成人之喪治之意以為疑問於仲尼仲尼言其可也

臨川王氏曰以此知先王制禮大為之防而事有常變不可以常禮制之者可變而從宜也小德出入可

也

長樂陳氏曰遇入保者息則左傳見保者泣是也使之雖病則事充是也任之雖重則政重是也使之病任之重則無以安民君子不能為謀士不能死則無以禦敵無以安民其害小無以禦敵其害大此公叔禺人所以息而言之也君子之於人視其行不視其年年雖壯而無成慮之以童可也鄭忽之狡童昭公之童心是也年雖穉而有成慮之以成人可也汪踦

之勿殤是也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鄭氏曰贈送也無君事主于孝哭哀去也展省視之處猶安也居者主於敬

孔氏曰此一節論禮敬祀墓之事若有君事去國不得哭墓故上曲禮云君言不宿于家過墓謂他家墳

龍祀謂神位有屋樹者居無事主于恭敬故或式或下也

嚴陵方氏曰去則哭墓反則展墓所以存乎愛蓋行者之禮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所以存乎敬蓋居者之禮也行者所適必遠而易有所忘故在存乎愛居者于時為久而易有所怠故在存乎敬此二子之言所以異乎行故曰贈居故曰處凡物展之則可省而視故省謂之展與充人所謂展牲之展同

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鄭氏曰工尹楚官名弃疾楚公子弃疾也魯昭八年帥師滅陳縣之楚人善之因號焉至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圍徐以

懼吴于時有吴師陳或作陵楚人聲也商陽仁不忍
傷人弃疾以王事勸之斃仆也韔韜也揜其目不忍
視之也朝燕于寢大夫坐于上士立于下然則商陽
與御者皆士也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
中央孔子曰有禮焉善之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殺人有禮之事案春秋傳楚皆以
尹為官名弃疾楚共王之子後立為平王案昭十三
年左傳叔向云弃疾君陳蔡苛慝不作楚人善之因

號陳弃疾也家語子手弓而可商陽手弓弃疾曰子射諸是可為句也朝之與燕皆在乎寢若路門外正朝則大夫以下皆立若其燕朝在于路寢則大夫坐于上如孔子攝齊升堂是也升堂則坐矣燕亦在寢故燕禮云燕朝服于寢又燕禮獻卿大夫之後西階上獻士無升堂之文是士立于下也鄭註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謂兵車參乘之法案宣公十二年左傳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樂伯云左射以敢

是射在左攝叔云右入壘折馘是戈盾勇力在右自然御者在中此謂凡戰士也若是元帥則在中央鼓下御者在左戈盾亦在右故成二年鞌之戰郤克為中軍將流血及屨未絶鼓音是將居鼓下也解張御郤克矢貫其肘左輪朱殷是御者在左自然戈盾在右若天子諸侯親將亦居鼓下故戎右云賛王鼓成二年齊侯親鼓之是也若非元帥則皆在左御者在中故成二年韓厥自其車左居中代御而逐齊侯故

杜預云兵車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若非兵車參乘則尊者在左故曲禮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鄭註云君存惡空其位又月令載耒耜于御與車右之間君在左也言殺人之中有禮則韔弓揜目等是也案左傳戎昭果毅獲則殺之商陽行仁而孔子善之者傳之所云謂彼勍敵與我決戰雖及胡耇獲則殺之此謂吴師既走而後逐之故云又及一人則是不逐奔之義故以為有禮

臨川王氏曰春秋末世諸侯無義戰士庶人不幸而在軍旅之間聞君命既不可廢為之強戰則又為愈于不仁如商陽者可也是以孔子善之

長樂陳氏曰從君之大義而忘已之不忍君子之所不為行已之不忍而廢君之命君子之所不敢楚工尹商陽追吴師而射之每斃一人則揜其目其所不忍仁也不廢君之命義也禮者仁義而已此孔子所以謂之有禮也大夫于朝則坐于燕則與故其責重

士于朝則立于燕則不與故其責輕商陽所殺止于三者姑以成禮而已然則朝生燕與為商陽者如之何曰彼必陳善以閉邪引君以當道有所不戰戰之所以止戰有所不殺殺之所以止殺庸有不義之舉哉商陽以楚為不義而不去何也君子去處有道廢興有命天下皆齊也陳文子去齊孔子不以為仁天下皆魯也柳下惠不去魯孟子不以為非聖然則天下皆楚也商陽不去楚君子豈以為非禮哉

嚴陵方氏曰手弓猶公羊傳所謂手劒蓋以手執之當手弓之職則可以為手弓之事故曰子手弓而可廬陵胡氏曰韔弓不欲重傷殺敵為果易之戮也商陽殺敵不果而云朝燕不與又以私怨懟其君安得為有禮蓋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而已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含使之襲

鄭氏曰魯成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廬諡宣言桓聲之誤也請含以朋友有相啖食之道使之襲非也襲

賤者之事

孔氏曰自此至悔之一節論諸侯失禮之事

廬陵胡氏曰曹伯廬卒于師見春秋經此云會誤矣

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强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

鄭氏曰在魯襄公二十八年康王楚子昭也楚言荆者州言之荆請襲欲使襄公衣之荆人欲尊康王故强之巫祝桃茢君臨臣喪之禮

孔氏曰荆蓋楚之本號魯莊之世告命皆稱荆至僖元年始稱楚故杜預云荆始改號曰楚

長樂陳氏曰荆人以人臣之事待襄公襄公則以人君之事臨荆人豈非自尊而卑人者人必卑之自貴而賤人者人必賤之邪秦王屈趙王以缶而有鼓瑟之辱夫差屈勾踐于會稽而有姑蔑之恥亦其類也

廬陵胡氏曰春秋只書子此稱王記禮者誤也又曲禮云夷狄雖大曰子此乃稱王首尾矛盾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

鄭氏曰成公喪在魯昭三年子叔敬叔魯宣公弟叔肸之曾孫叔弓也進書奉君弔書也惠伯慶父玄孫之子名椒介副也郊滕之近郊懿伯惠伯之叔父忌怨也敬叔有怨于懿伯難惠伯也春秋傳曰敬叔不入政君命所為故惠伯强之乃入

孔氏曰此一節論不可以私廢公之事子叔叔是其氏云子叔者子是男子通稱故以子冠叔也敬叔殺懿伯被懿伯家所怨恐惠伯殺已故難惠伯不敢入也然同在君朝又奉使滕國相隨在路不相畏難入滕始難者雖有怨讎恒為防備今入滕國是由主人防備不復在已故難之惠伯知其難已遂開釋之今既君命政令奉使滕國不可以叔父私怨遂欲報讎不行公事也案世本敬叔是桓公七世孫惠伯是桓

公六世孫則惠伯是敬叔之父六從兄弟故敬叔呼

惠伯為叔父呼懿伯為五從祖

嚴陵方氏曰昔孔子對子夏問居昆弟之讎則曰銜

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鬭夫叔父之親與昆弟等耳惠

伯處之以此豈不宜哉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

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

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

曰君之臣不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鄭氏曰哀公魯君也晝宫晝地為宫象曾子言行弔禮于野非也魯襄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春秋傳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奪聲相近或為兑梁即殖也肆陳尸也大夫以上于朝士以下于市執拘也無所辱命辭不受也春秋傳曰齊侯弔諸其室

孔氏曰此一節論責尚不如婦人得禮之事周禮鄉

士職云協日刑殺肆之三日是陳尸曰肆鄭註謂諸侯大夫士也故襄二十二年楚殺令尹子南尸諸朝大夫既于朝士則于市其天子臣則有爵者皆適甸師氏不在朝故周禮掌囚職云凡有爵者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掌戮云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是也天子士宜在朝與諸侯大夫同

嚴陵方氏曰與人交于喪尤欲其至故弔又音的而訓至若夫弔人于道路之間者禮苟從簡事苟從便

而已豈所以用其至哉蓋非禮之禮君子固不以加于人然亦未嘗受之于人焉此曾子所以言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

孺子𪏆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顔柳曰天子龍輴而槨幬諸侯輴而設幬為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

鄭氏曰𪏆魯哀公之少子撥可撥引輴車所謂紼也

三臣仲孫叔孫季孫氏猶尚也有若以臣況子也輴殯車也畫轅為龍幬覆也殯以椁覆棺而塗之所謂菆塗龍輴以椁也諸侯輴不畫龍榆沈謂以水澆榆白皮之汁有急以播地于引輴車滑也廢去也紼繫于輴三臣於禮去輴今有紼是用輴僭禮也殯禮大夫菆置西序士掘肂見衽顏柳止其學非禮也

孔氏曰此論諫哀公不得學僭禮之事顏柳以有若對非其實恐哀公從之故以正禮而言天子之殯載

柩于龍輴累材作椁而題湊其木幬覆棺上而後塗之輴形庳下不似龍唯轅與龍相類故鄭知畫轅為龍也諸侯以輴載柩不畫為龍亦累木為椰設木于上以幬之不為題湊直横木覆之亦泥塗其上為有榆沈故須設撥今三臣者依禮廢輴不合用殯今乃設撥用輴是盜竊于禮不中法式也喪大記大夫二綍二碑是大夫有綍綍即紼又註既夕禮云大夫以上始有四周謂之輴是有輴也此云三臣于禮去輴

用輴僭禮不同者此據殯時大記及既夕禮謂朝廟及下棺也大夫以柩朝廟之時用輴綍唯殯時用輁軸不得用輴綍

嚴陵方氏曰三臣既知輴之可廢而不知撥之不可設是竊禮之不中者也哀公以少子之喪乃欲學之宜乎顏柳之諫也

山陰陸氏曰掾此諸侯無槨設幬而已故曰天子之殯菆塗龍輴以槨加斧于槨上畢塗無蓋曰天子之

殯龍輴以椁則諸侯無椁可知先儒謂亦累木為椁特湊非是榆性堅忍所謂不剥不沐十年成轂是也然以性沈難轉亦所載沈也故設撥撥雖不可知然謂之撥則以撥輴可知鄭氏謂撥所謂紼非是桊喪大記大夫二綍二碑廢輴用軸而設撥故曰竊禮之不中者也

廬陵胡氏曰幬不以椁而覆以他物廢輴欲竊禮設撥則不中禮

悼公之母死哀公為之齊衰有若曰為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巳乎哉魯人以妻我

鄭氏曰悼公母哀公之妾妾之貴者為之緦而有若譏而問之哀公言國人皆名之為我妻重服嬖妾文過非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哀公為妾著服非禮之事天子諸侯絶旁期於妾無服唯大夫貴妾緦以哀公為妾著齊衰服故舉大夫貴妾緦以對之耳哀公文過謂魯

人以我無夫人皆以為我妻不得不服也

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皐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鄭氏曰季子皐孔子弟子高柴孟氏之成邑宰或氏季犯躐也申祥子張子庚償也臯恃寵虐民非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高柴非禮之事高柴字子臯論語作子羔古字通用子臯見申祥請償故拒之云孟氏

不以是犯禾之事罪責于我以孟氏自為奢暴故也朋友不以是犯禾之事離棄于我以其小失非大故也斯此也以吾為邑長於此成邑乃買道而葬清儉太過後人難繼續也

嚴陵方氏曰恃已之貴而虐民之賤非所以為仁殉己之利而忘民之害非所以為恕不仁不恕且長民于邑焉則天下之公法不容而在所罪矣豈必孟氏罪之然後為罪哉天下之公義不與而在所棄矣豈

必朋友棄之然後為棄哉子臯昧于此宜慮後之難

繼焉所謂順非而澤也孟氏執政者也故以法言罪

朋友同等者也故以義言棄

仕而未有禄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

弗為服也

鄭氏曰見在臣位與有禄同也君有饋有饋于君也

違去也以其恩輕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臣之仕未得禄者與得禄之臣有

同有不同之事也故王制云位定然後禄之臣雖仕未得禄而有物饋君及出使他國所稱則並與得禄者同也違謂三諫不從以禮去者若已有禄雖去仕他國而所仕者敵則猶反服今此未得禄之臣唯在朝時乃服若放出他國而故君薨所仕雖敵亦不反服也

臨川王氏曰經言君有饋焉而解之曰有饋于君似非也且臣之饋君謂之獻豈問有禄未有禄乎

長樂陳氏曰孟子曰湯之于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桓公之于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方其學焉則賓之而弗臣此所謂仕而未有禄者也賓之而弗臣故有饋焉不曰賜而曰獻其將命之使不曰君而曰寡君若子思之仕魯孟子之仕齊是也違而君薨弗服則在國而君薨為之服矣

山陰陸氏曰未純于臣故雖君饋之猶曰獻雖違之他邦弗為君服

李氏曰立于其朝矣命之廩人繼粟庖人繼肉而不以官定食此所謂仕而未有祿者也饋焉則不以主君言賓而不臣也賓之故有獻而無賜不臣故有聘而無名葢不如是不足以有為也故玉府之職曰掌王之獻玉是王有獻賢之禮也書曰師錫帝又曰錫汝保極是下有錫上之辭也以下尊上謂之貴貴自上尊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康誥亦曰爾事服休服采諸侯之于賢猶不可以不事之況得而

臣之乎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

鄭氏曰諱辟其名也生事畢而鬼事始已謂不復饋食于下室而鬼神祭之已辭也舍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葬後當以鬼神事之禮未葬猶生

事之以脯醢奠于殯宫又于下室設黍稷曰饋下室
謂内寢生時飲食有事處也髭物几杖如平生故未
有尸既葬親形已藏下室遂無事虞用祭禮故立尸
以繫孝子之心未葬殯宫雖有脯醢之奠不立几筵
大斂之奠但有席而已亦無几也至虞祭更立筵與
几相配故士虞禮云祝免澡葛絰帶布席于室中東
面右几是也此謂士大夫禮若天子諸侯則葬前有
几故周禮司几筵云喪事素几鄭註謂殯奠時也既

虞卒哭則生事畢鬼神之事方為始也既執木鐸以命宮中又出宮從寢門至于庫門寢門路門庫門魯之外門也百官及宗廟所在之次咸使知之也魯三門故至庫門耳若天子則至臯門也凡諸侯則臯應路

嚴陵方氏曰生事畢而鬼事始已者上言生則知鬼之為死下言鬼則知生之為人也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

在

鄭氏曰稱舉也雜記曰妻之諱不舉諸其側

孔氏曰此一節論不偏諱之事

嚴陵方氏曰夫子曰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内若此則言在不稱徵也又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若此則言徵不稱在也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車不載櫜韔

鄭氏曰憂謂為敵所敗也素服者縞冠也赴謂還告

于國以告喪之辭言之也櫜甲衣韔弓衣兵不戢示當報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軍敗當報之事案左氏傳禍福稱告崩薨稱赴但露其甲弓故曰不戢

臨川王氏曰禮者將以息止爭且務修已而不責人不載櫜韔如鄭義則禮亦悖矣

長樂陳氏曰兵法曰若師不勝取過在已即周官大司馬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臣之取過在已也禮

記素服哭于庫門之外君之取過在已也秦穆公之敗于殽素服郊次向師而哭蓋其遺禮歟車必曰起車若告喪也赴車不載櫜韔示不忘戰也雖然合義則動非義則止豈若焚舟破釜沈船實膽以干戈相尋而示其必死者乎故梁惠王欲報齊楚孟子教之以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然後及于制梃也

嚴陵方氏曰戰勝而還謂之凱則其敗謂之憂亦宜

矣素服哭于庫門之外則以喪禮處之也必于庫門之外者以近廟門故也蓋師之出也受命于祖及其無功則于祖命不能無辱矣故近廟門則哭之赴車蓋自軍告赴于國之車也凡告喪曰赴車以告喪為名則與素服同義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

鄭氏曰謂火燒其宗廟哭者哀精神之有虧傷火人火也新宮火在魯成三年

孔氏曰此一節論哀先人宗廟毁傷之事左傳云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公羊傳曰新宫者何宣公之宫也山陰陸氏曰據此春秋書新宫災諱火耳災非人之所能為也即書火其所以備火之道不盡也

李氏曰言新宫不言宣公不忍言也春秋書新宫災謂天火也謂人火則不恭大矣故内火皆書災然實人火之也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

使子貢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鄭氏曰夫子怪其哀甚故式而聽之而曰然而猶乃也夫之父曰舅

孔氏曰此一節論苛政嚴於猛虎之事壹似重有憂者壹者決定之辭也

嚴陵方氏曰虎之害人也機辟檻穽所能制之政之

害人也無可制之械焉虎之害人也深宮固門所能
逃之政之害人也無可逃之地焉此泰山婦人所以
寧遭虎之累傷而不忍舍其政之無苛也揚雄之論
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與此同意式而聽之
則與式凶服同義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
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
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

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

鄭氏曰摯禽摯也諸侯而用禽摯降尊就卑之義下賢也周豐曰不可辭君以尊見卑也士禮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已止也重强變賢也時公與三桓始有惡懼將不安故使人問焉周豐言民見悲哀之處

則悲哀見莊敬之處則莊敬非必有使之者墟毀滅無後之地也會謂盟也盟誓所以結衆以信其後外恃衆而信不由中則民畔疑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莅臨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君之臨臣民當以禮義忠信為本之事哀公言虞夏施何政教而得如此敬信于民豈言民之從君在君身所行不在言也若身之不行言亦無益故殷周作誓作會而民始疑畔苟誠也人君

之身誠無禮義忠信誠實質愨之心以臨化之雖以言辭誓令堅固結之民其不解散離貳乎周豐此言欲哀公身行誠信而已凡舊居皆曰墟故左傳有莘氏之墟有昆吾之墟皆是毀滅無後者案昭三年左傳云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則盟會別也鄭註會謂盟者以下云民疑而司盟有云邦國有疑則盟詛之故以會為盟也尚書夏啟作甘誓左傳云夏啟有塗山之會又禹會塗山而此言殷周者據身無誠信徒作

盟誓而民始離畔者耳非謂殷周作誓會也若啟作甘誓禹會塗山皆身有誠信於事善也又穀梁傳云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者五帝三王身行德義不專用誥誓盟詛故云不及與此不同

長樂陳氏曰黄帝之于廣成湯之于伊尹請必下風聘必三幣豈以一辭而止哉此其樂善不倦者也魯哀公之於周豐執摯請見一辭之以不可則止焉使人問之而已其視樂善不倦者則有間矣墟墓之間

社稷宗廟之中無情于感民而民哀敬殷人作誓周人作會有心于制民而民畔疑也蓋誓生于不信會生于不敬不信而誓之使信則民始畔不敬而會之使敬則民始疑周豐之言凡欲哀公修敬信以感民而已論語孔子對哀公以孝慈則忠臨之以莊則敬與此同義禹之伐苗有誓塗山有會此言作于殷周何也蓋有其事者未必作其法作其法者未必始其事夏之前未嘗無貢至禹則作貢孔子之前未嘗無

春秋至孔子則作春秋則作誓作會蓋亦作其法而已

嚴陵方氏曰夫虞夏之得天下也以禪殷周之得天下也以爭禪則出于自然故信未施而民信之且無異乎墟墓之間民之自哀也敬未施而民敬之且無異乎社稷宗廟之中民之自敬也爭則出乎不得已故誓雖作而反以起民之畔會雖作而反以致民之疑而已且畔固甚于疑也畔其言未足為甚疑者衆

于是為甚焉禮義忠信誠慤之心則敬之道所自出也固結之則以誓會而已苟無是心以涖之則結之者雖固民亦解而散矣凡物結之則聚解之則散惟其結之而聚故可解之而散若夫有以涖之則無所結也亦不可解矣

清江劉氏曰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誓會皆當出于天子耳殷既衰諸侯專誓周既衰諸侯專盟

馬氏曰先王之制法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有不聽者可以棄矣而猶有誓以致其戒故大司徒之制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其教之如此之詳其治之如此之備有犯命者可以刑矣而猶有盟以聽其政故司盟曰盟萬民犯命詛不信者此有以見先王仁之至也是以殷周之盛時以禮義道民故其民始于無犯非禮而終于無思犯禮誓可以已矣而猶不敢忘以忠信遇民故其民始于不敢欺而終于不忍欺盟可以

已矣而猶不敢廢此有以見先王智之盡也方其俗之成如此則盟誓之助于教豈小補哉及其末也無善政以使之遠刑罰而徒作誓故曰民始畔無德教以使之畏鬼神而徒作會故曰民始疑蓋誓之以禮義盟之以忠信末也不修其本而一之于末故民其有不解乎本末無不備然後可以為治

山陰陸氏曰誓會前此矣而殷周作意于此故民于是始疑畔

延平黄氏曰盟誓果非先王之事乎先王以輔德信者也後世德信廢而盟誓獨行于天下此民所以疑畔

廬陵胡氏曰魯之失民久矣政在三家數世矣而哀公方且患之晚矣

禮記集說卷二十二

禮記集說卷二十三　　宋　衛湜　撰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無後也

鄭氏曰慮居謂賣舍宅以奉喪危身謂憔悴將滅性

嚴陵方氏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居室為後故曰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故曰毀不危身為無後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吴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鄭氏曰季子名札魯昭二十七年吴公子札聘于上國是也季子讓國居延陵因號焉嬴博齊地今泰山

縣是也孔子往弔之坎不至泉以生恕死也斂以行時之服不改制節也輪從也隱據也封可手據謂高四尺所亦節也右還還圍也號哭且言也命猶性也行去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仲尼言季子葬子得禮之事延陵一名延州來故左傳云延州來季子以生時不欲近泉故死亦不至于泉以生時之意以恕于死者斂服不更制造是其節也人長八尺低而據之半為四尺

所所是不定之辭封墳已竟季子乃左袒其衣案鄭註覲禮云凡以禮事者左袒若請罪待刑則右袒喪亦是禮事但喪禮直云袒不云左右今季子長子之喪而左袒者達死生之命以自寛慰也左袒訖乃右而圍遶其封遶墳三匝號哭且言曰骨肉歸復于土乃自然之性人之骨肉乃食土物而生今還入土故云歸復若魂氣則無不之適不可更反再言之者慜傷離訣之意

臨川王氏曰先王之制爲長子三年服之如此其重則其哀戚不可不稱是也三號而遂行哀不足矣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又曰喪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謂其葬于禮爲合爾稱其合于禮所以譏其哀不足也哀不足則不可謂仁矣延陵之言蓋老莊之徒也或曰而遂行者君命不可緩也君命亦不可若此其急也不若此其急則命廢乎不廢則少遲緩之何爲而不可得也

嚴陵方氏曰坎深不至于泉則不至于太深斂以時服則不至于太厚廣輪揜坎則不至于太大其高可隱則不至于太高左為陽故袒之以變吉右為陰故還焉以示凶骨肉為陰則降而聚故言歸復于土魂氣為陽則升而散故言無不之夫骨肉之歸復于土魂氣之無不之是人情之所哀者然孝子號之止于三則臨喪之哀為不足矣孔子始言其習終言其合者習存乎學合存乎行始聞其學禮而已故曰習終

見其能行禮焉故曰合也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

鄭氏曰考公隱公益之曾孫考或為定容居欲親含非也含不使賤者君行則親含大夫歸含耳言侯玉

者時徐僭稱王自比天子使大夫敵諸侯有司拒之
易謂臣禮于謂君禮雜者容居以臣欲行君禮也駒
王徐先君僭號容居其子孫也濟渡也西討渡河廣
大其國魯魯鈍也言魯鈍者自明不妄
孔氏曰此一節論徐國僭禮之事容居致其君命云
寡君使容居親坐行含進侯玉于邾君此是使致詞
也其使容居以含者此是記人録語云其使容居奉
玉以行含禮鄭知君行則親含者上云曹桓公卒于

會諸侯請含是也大夫歸含者雜記云諸侯之喪君使人弔含贈襚是也凡行含禮未斂之前以玉實口士則主人親含大夫以上則使人含若既斂已後至殯葬其有含者親自致璧于柩及殯上者謂之親含若但致命以璧授主人主人受之謂之不親含徐自比于天子以郕君為已之諸侯言進侯氏以玉故云進侯玉郕之有司乃拒之易謂簡易為臣禮于謂廣大為君禮容居聞舊日之言臣之事君奉命出使不

敢忘其君之言子孫事祖亦不敢違我從先君駒王以來于諸侯無不稱王我若是曉利之人或妄稱先祖之善自言魯鈍朴實不解虛詐唯知不敢忘其祖也

廬陵胡氏曰易猶治也如禾易長畆之易于舒大之義于者于于然而來之于漢史云單于大貌容居聞義不能從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

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鄭氏曰子思之母嫁母也姓庶氏門人弟子也嫁母與廟絶族

臨川王氏曰似嫁庶氏而鄭云母姓氏非也

嚴陵方氏曰他室異室也以有别于正故謂之他以義起之而已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

月天下服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椁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刎其人

鄭氏曰祝佐含斂先病故先服官長大夫士也國中男女庶人也天下服諸侯之大夫也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畿内百縣之祀也為棺椁作棺椁也斬伐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天子崩尊卑服杖及葬備棺椁之事祝謂大祝商祝也服服杖也祝先服故先杖子亦三日而杖大夫士服在祝後故五日亦服杖也庶人

謂畿内民及庻人在官者服謂齊衰三月必待七日者殯後嗣王成服故民得成服也諸侯之大夫為王緦衰既葬而除之也近者不待三月今據遠者為言耳然四條皆云服何以知其或杖或衰案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太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喪服四制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則知三日五日是服杖明矣其七日及三月者唯服而已無杖百祀者王畿内諸臣采地之祀也既殯旬而布材故虞

人斬百祀之木可以為周棺之槨者送之也

賀氏曰必取祀木者君者德著幽顯若存則人神均其慶没則靈祇等其哀傷也

嚴陵方氏曰喪人之冠帶衣裳杖屨通謂之服此所謂服特指杖爾夫杖所以扶病也祝先服者力勞而先病故也言祝先服則子可知矣官長以對祝言之則力有勞逸以對子言之則恩有重輕故五日而後服杖也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言各服其所

服之服非謂杖矣蓋不特以恩有重輕故服有先後亦以地有遠近而聞訃有早晚故也刎亦剄也自吻下刑之故也

山陰陸氏曰言致百年之祀之木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

食

鄭氏曰蒙袂不欲見人也輯斂也斂屨力憊不能屨也貿貿目不明之貌嗟來食雖閔而呼之非敬辭從猶就也微猶無也無與止其狂狷之辭

孔氏曰此一節論餓者狂狷之事餓者聞黔敖嗟已無敬已之心於是發怒揚舉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無禮之食以至于此困病曾子言初時無禮之嗟也可怒之而去其終有禮之謝也可返迴而食

微與言無得如此

黄氏曰曾子之言乃舉世千萬人所同之心也餓夫之操豈在于斯乎蓋以衰亂之世君昏政暴災沴薦至而賢者不樂其生于世也故詩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此之謂也茍從曾子之言謝而復食能幾何哉豈若不屈其操不受其辱身雖一死而義存千古乎不然作記之人從何而載之孟子從何而舉之使千載而下施小惠者不敢矜傲竊幸茍生之人脅肩諂

笑之輩聞其志則心寒股栗知所愧恥豈不盛哉故孟子曰萬鍾之禄妻妾之奉宫室之美反不顧禮義而居之誠可哀矣悲夫作記之人若去曾子之評引孟子為證則餓夫之志獲伸于名教之中久矣餘義

嚴陵方氏曰饑則主歲言之也餓則主人言之也以交易為利者謂之貿貿貿然來若有所利而交故也

廬陵胡氏曰輯斂也若輯杖然微與小之今之君子之急於禄食也嗟而不去不謝而食者多矣視餓者

有愧也

邾婁定公之時有弒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宫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宫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后舉爵

鄭氏曰定公貜且也魯文十四年即位民之無禮不教之罪故曰寡人之罪也弒君弒父其罪無赦諸臣子孫皆得殺之壞其室洿其宫明其大逆不欲人復

處之豬都也南方謂都為豬踰月舉爵自貶損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誅弑父之事鄭註諸臣解在官者子孫解在宫者臣之弑君凡在官之人無問貴賤皆得殺此弑君之人子之弑父凡在宫者無問尊卑皆得殺此弑父之人此在宫字諸本或為在官洿其宫謂掘洿其宫使水之積聚焉故云豬都也

山陰陸氏曰凡在官者殺無赦謂弑君者同一官府亦坐焉爾弑父放此鄭氏謂弑父者凡在宫子孫皆

得殺之是父子兄弟相殺終無已時也

廬陵胡氏曰春秋弑逆多矣唯邾無弑逆之事故邾定公以為非常而驚也春秋書蔡人殺陳他明弑逆之賊人皆得討豬猶瀦言洿其宫而瀦水也鄭云豬都也恐非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

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鄭氏曰文子趙武也作室成晉君獻之謂賀也諸大夫亦發禮以往輪囷言高大奐言衆多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言祭祀死喪燕會于此足矣欲防其後復為此張老心譏其奢也全要領者免于刑誅也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蓋字之誤當為原善頌謂張老之言善禱謂文子之言禱求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文子成室相頌禱之事張老心譏

文子宫室飾麗故佯而美之奐謂其室煥爛衆多煥
文章貌歌謂祭祀奏樂哭謂居喪哭泣聚國族謂燕
聚國賔及會宗族也終始永足切勿復更造作文子
覺譏故稱名述張老語言若得保此宅以歌哭終于
餘年不被罪討是完全要領壽終而卒以從先大夫
葬于九原也稽首謝過受諫也北面在堂禮也故鄉
飲酒賔主皆北面領頸也古者罪重要斬罪輕頸刑
先大夫謂文子父祖以其世為大夫故稱父祖為先

大夫也案墓大夫云令國民族葬註云族葬各從其親是卿大夫墓地同在一處耳爾雅云絶高為京廣平為原京非葬處原是墳墓之所

嚴陵方氏曰發謂以禮落成之也若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是矣蓋發與落皆有始意九京即九原也指其冢之高則曰京指其地之廣則曰原

廬陵胡氏曰謂晉君賀其成室恐非也恐趙武謚獻文爾當考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弃為埋馬也敝蓋不弃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帷

鄭氏曰畜狗馴守封當為窆陷謂没于土路馬君所乘者其他狗馬不能以帷蓋

嚴陵方氏曰家語言仲尼將行雨而無蓋則貧而無蓋可知陷謂没於土也衆體皆不欲没于土特以首為言者以衆體之所貴尤不欲没于土故也路馬死

埋之以帷故魯昭公乘馬塹而死乃以帷裹之

石林葉氏曰帷蓋之近于身以為障蔽者也犬馬之畜于家以為代禦者也障蔽者敝所不敢弃而代禦者死用以埋之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也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為君在弗内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廏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涉内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

行者遠矣

鄭氏曰閽人守門者修容更莊飾也子貢先入閽人既不敢止以言下之故曰鄉者以告矣閽人見兩賢相隨彌益恭敬故辟之也公降等揖禮之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君子加服人乃敬之事二子初時不具衣服則閽人拒之二子退而修容閽人雖愚猶知敬畏二子涉至內霤卿大夫皆逡巡辟位公于堂上降階一等揖而禮之君子遂美之云凡人盡其容

飾行之可長遠矣棨喪大記君臨大夫之喪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所謂辟位者蓋少西逡巡而東面不當北面之位也然君在大夫得私為二子辟位者或是公始入升堂之後卿大夫猶在庭中北面辟位者謂辟中庭之位少近東耳

長樂陳氏曰德者容之實容者德之華非實無以重其内非華無以莊其外故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

儼然人望而畏之此容之不可不修也曾子子貢弔于季孫氏當其容之未修也閽人拒之而不内及其既修也閽人敬而辟之涉于内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夫以閽人之愚卿大夫之貴哀公之尊而容之所施猶足以動之況其不愚不貴不尊者乎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説

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鄭氏曰陽門宋國門名介夫甲衛士宋以武公諱司空為司城子罕戴公子樂甫術之後樂喜也覘窺視也孔子善覘國者之知微救猶助也微猶非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善覘國之事介夫匹庶之賤人子罕是國之卿相以貴哭賤感動民心皆喜悅若有人伐民必致死故曰殆不可伐殆近也為疑辭引詩斷

章出邶谷風之篇言雖非晉之強天下更有強於晉者誰能當之而已是助句語也

長樂陳氏曰吳起吮一人之疽而鄰敵莫抗段熲裹一人之瘡而西羌頓平然則司城子罕哭一介夫而民說其可伺隙抵巇而伐之哉覘者所以知微也兵法曰用間有五是謂神紀又曰知彼知已百戰不殆古人之于兵未嘗不用間其知微如晉之覘者蓋亦鮮矣孔子所以善之也所謂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

能當之仁不可為衆故也昔仲尼在衛趙鞅折謀于木處魏秦人罷兵謝安在晉王猛知其不可伐季梁在隨楚子之兵不敢加則子罕在宋而天下不能當者信矣

石林葉氏曰介夫至賤子罕一哭之哀而晉國覘之不敢伐聖如孔子以為天下莫能當之故曰治國不敢侮鰥寡而況於士民乎

山陰陸氏曰匍匐手行也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鄭氏曰時子般弒慶父作亂閔公不敢居喪葬已吉服而反正君臣欲以防遏之微弱之至也閔公既吉服不與虞卒哭羣臣畢虞卒哭亦除喪也麻猶絰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禮變所由也莊公閔公父也莊公薨太子般即位慶父賊子般于黨氏閔公年八歲絰葛絰也諸侯弁絰葛而葬魯之庫門周之臯門也魯

有三門庫雉路庫門最在外以從外來故至庫門去經經既不入衰亦不入可知也閔公既葬須即位正君臣故既葬而除羣臣須行虞卒哭之祭故卒哭乃除之上是君身經用葛士大夫是臣經用麻也不入者亦謂不入庫門也

嚴陵方氏曰君以葬為節臣以卒哭為節者君先除而後臣敢除故也然此皆不能三年則失禮之甚矣

廬陵胡氏曰既葬而經不入庫門經意譏魯君忘哀

之速爾故春秋閔二年書吉禘亦譏吉之早也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

鄭氏曰沐治也木椁材也託寄也謂叩木以作音斑然卷然說人辭也為弗聞也而過之佯不知也已猶止

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孔子無大故不遺故舊之事原壤謂吾遭母喪以來日月久矣不得託寄此木以為音聲于是叩木作音口為歌言椁材文采似貍之首夫子手執斤斧如女手卷然柔弱以此歡悅仲尼然在喪而歌非禮之甚從者見其無禮止夫子不須為治椁夫子謂朋友無大故不相遺棄丘聞之與我骨肉親者雖有非禮無失其為親之道尚得與之和睦故

舊者雖有非禮無失其為故之道尚得往來何以絶

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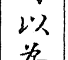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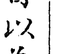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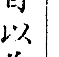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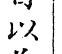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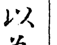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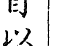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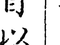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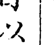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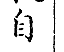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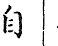
長樂陳氏曰原壤夷俟孔子叩其脛而責之其母死而託于音孔子為弗聞而過之何也夷俟非禮也託于音非孝也非禮為可責而非孝非不可責以其方從事于沐椁不以小事妨大也周官八統一曰親親二曰敬故詩序曰親親以睦故舊不遺論語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此所謂無失其為親故也孔子之于

原壤無失其為故而已無失其為親者因其類而言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于其非賢則略之而已其恕原壤之託音者略之也

嚴陵方氏曰原壤非親而無言毋失其為親者因輕以明重也沐椁所以修潔之也貍首之斑然言木之美女手之卷然言功之巧

山陰陸氏曰此其貍首之詩歟其所謂大小莫處御于君所其詩中間之詞歟執女手之卷然蓋上之所



以接下御于君所蓋下之所以事上

石林葉氏曰孔子責原壤重于夷俟而略于喪歌者夷俟禮之踞也人道不可以不責是以雖痛絕之不為過親喪而歌豈止違禮而已哉孔子聞而不問見不可以教問之則人道絕矣故過之若不聞者乃所以全故舊之恩此夫子之道忠恕者也方周之末世有妻死鼓盆而歌自以為達如莊周者友死臨尸而歌自以為禮如子皮琴張者蓋將以矯世未必出其

誠心然不可施之于孔子之門此夫子所以有時而

抑揚歟

李氏曰子曰汎愛衆而親仁又曰在親賢仁者賢者

固君子之所宜親也故曰親者毋失其為親不賢不

仁者不可親者而有故則無失其為故而已故曰故

者毋失其為故毋失其為故所以厚俗也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

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

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鄭氏曰叔譽叔向也晉羊舌大夫之孫名肸作起也陽處父襄公之太傅剛而專已為狐射姑所殺是知不足稱也并猶專也沒終也植或為特舅犯久與文

公辟難至將反國無安君之心及河授璧詐請亡要君以利是仁不足稱也武子士會也食邑于隨范字季晉人謂文子知人蓋見其所善于前則知其來所舉也中身也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為侯中退柔和貌退或為妥呐呐舒小貌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舉之于君以為大夫士也管鍵也庫物所藏生不交利廉也死不屬其子潔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趙文子知人之事羊舌是邑名文

子謂先世大夫死者甚衆假令生而可作起吾于衆大夫誰可以與歸也鄭註謂并猶專者謂并他事以為已有是專權之事狐射姑殺陽處父具文六年此不能以理終沒其身是無知也舅犯事具僖二十四年文子遂稱隨武子之德言凡人利君者多性行偏特不顧其身謀身者多遺棄故舊武子德行弘廣內外周備故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無隱情則利君也家事治則不忘其身也然文

七年士會與先蔑俱迎公子雍在秦三年不見先蔑及還亦不見是遺其友而云不遺者懼其同罪禍及于已故不見之也文子退然柔和似不勝衣言形貌畢退也其發言舒小吶吶如不出諸口謂言語畢下也生存之日不與利交涉臨死時亦不屬其子于君及朝廷也七十有餘家鄭知為大夫士者家是大夫士之總號案月令註鍵謂鑰之入内者俗謂鑰須管謂夾取鍵今謂之鑰匙則管鍵為别物而鄭云管鍵

者對則細别散則大同也

長樂陳氏曰君子之尚友以一鄉為未足則友於一國以一國為未足則友之天下以天下為未足則尚論古之人此文子叔譽所以論死者之可作也叔譽以陽處父與舅犯為可與歸文子則謂處父不足于智舅犯不足于仁不若隨武子之愈蓋太剛則易屈太直則易折植者剛直而自立者也處父并為之其智不足稱矣懷利者有已懷仁者有君舅犯見利而

不顧君其仁不足稱矣隨武子則利其君仁也不忘其身與謀其身智也不遺其友義也二子于仁智爲不足武子于仁智義則兼而有之其身退然如不勝衣而其所爲足以勝大事其言吶吶如不出諸其口而其所舉足以盡衆賢蓋管庫之士賤而難知七十有餘家衆而難辨文子之所舉雖賤不遺雖衆不繆豈非長于知人哉然則文子成室不免張老之所戒樂奏肆夏自文子始其奢僭如此而謂生不交利何

也蓋奢僭在已交利在人

嚴陵方氏曰并則不知有與以分人植則不知致曲以盡物以致不終其身故曰其智不足稱也見利則唯知愛利不顧其君則不知愛君故曰其仁不足稱也武子既有利君之仁又有不忘其身之智且異于處父之智不足稱矣既有謀身之智又有不遺友之仁且異于舅犯之仁不足稱矣是固文子所宜欲與歸也退言其弱也進為強退為弱如不勝衣則其弱

可知矣莞庫之士蓋守藏之吏也

李氏曰文子之所慕止于隨會故所舉于晉國止于管庫之士而謂之知人者止于晉人而已矣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絰叔仲衍以告請繐衰而環絰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繐衰而環絰

鄭氏曰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學教也子柳仲皮之子也衣衰而繆絰衣當為齋壞字也繆讀為木樛垂

之椮士妻為舅姑之服也言其妻雖魯鈍其於禮勝學叔仲衍蓋皮之弟告子柳言此非也衍既不知禮之本子柳亦以為然而請于衍使其妻為舅服緦衰而環絰緦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之衰環絰弔服之絰時婦人好輕細而多服此者衍答子柳言姑姊妹在室齊衰與婦為舅姑同末無也言無禁我欲其言行也婦以諸侯之大夫為天子之衰弔服之絰服其舅非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子柳失禮之事叔仲氏也皮是名叔仲皮教訓其子子柳受父教而不知禮叔仲皮死子柳之妻雖魯鈍猶知為舅姑身著齊衰首服繆絰繆謂兩股相交也五服之絰皆然唯弔服環絰不繆耳衍子柳之叔見當時婦人好尚輕細告子柳汝妻何以著非禮之服子柳亦以妻非禮遂請于衍欲令其妻身著緦衰首服環絰衍答子柳云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斯此也謂如此緦衰環絰無人于吾而相禁

者子柳得行言乃退使其妻著繐衰而環絰子柳不肯粥庶弟之母非是下愚而不知其非禮明當時皆著輕細故也

嚴陵方氏曰子柳雖受教于其父曾不若愚婦人之所為也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臯為之衰

鄭氏曰范蜂也蟬蜩也緌謂蜩喙長在腹下
孔氏曰此一節論成人無禮之事成孟氏所食采地
即前犯禾之邑也此邑中民有兄死而弟不為兄制
服者聞子臯至孝來為成宰恐其罪己乃制衰服故
成人譏之蠶則績絲作繭蟹背殼似匡蜂頭上有物
似冠蟬喙似冠之緌以是合譬也蠶則須匡以貯繭
而今無匡匡自著蟹則非為蠶設蜂冠無緌而蟬口
有緌緌自著蟬非為蜂設譬如成人兄死初不作衰

後畏子臯方為制服服是子臯為之非為兄施亦如蟹匡蟬緌各不關于蠶蜂也

長樂陳氏曰事非出于自然而出于使然者君子不以為善以其徒有其事而非其情徒有其名而非其實也子臯之衰不為成人之兄則衰在子臯而不在成人豈非徒有其事而非其情徒有其名而非其實歟匡辟則服之在下者也緌辟則服之在上者也

金華應氏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聞柳下惠之風者

薄夫敦聞子臯之風者悍夫悌故兄之死有昔不為衰者而今為之衰也一邑之宰如此有國有天下者所任皆得其人宜何如哉是以仲尼相而無飲羊縱妻之民楊綰相而有減騶省樂之效風化之機繫于人焉耳蠶績范冠之謠雖以戲夫民之為服者未必出于誠心實以喜子臯之孝行足以感不友不悌之俗故周公之告康叔不以弟之大不克恭者為怒而以克敬典者為急分正東郊之責亦以孝友之君陳

以感悟之其機固不在多也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鄭氏曰子春曾子弟子勉强過禮惡乎猶于何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孝子遭喪哀過之事禮不食三日子春悔不以實情勉强至五日言自吾母死而不得吾之實情而矯詐勉强為之更于何處用吾之實情乎

黄氏曰樂正子當時之賢者也師必在慕其德行而師之者也禮制雖云三日而曾子喪親不食七日故子春心慕師道執親之喪五日而後食既而告人曰吾悔之自是吾母之喪不能及于七日是不盡得吾哀痛之情以報其罔極之恩更于何處盡用吾哀痛之情乎乃悔不及七日之謂也子春之旨其在于斯記者載之以旌孝行餘義

嚴陵方氏曰覾子春下堂傷足數月不出而以虧父

母之體爲憂則其存心盖可見矣

山陰陸氏曰曾子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而不以爲悔

非勉强故也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

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然則吾

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于以求之

毋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

巷市三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

鄭氏曰然之言焉也凡穆或作繆尫者面鄉天覬天
哀而雨之奚若何如也錮疾人之所哀暴之是虐也
巫主接神亦覬天哀而雨之巳疏猶甚疏也春秋傳
說巫曰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周禮女巫旱暵則舞雩
徙市者庶人之喪禮今徙市是憂戚于旱若喪
孔氏曰此一節論旱變之事鄭引春秋傳見楚語觀
射父對昭王絕地天通之問云民之精爽不攜貳者
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此經云愚婦人據末

世之巫也天子諸侯之喪庶人憂戚無復求覔財利要有急須之物不得不求故于邑里之内而為巷市今徙市若居天子諸侯之喪也

山陰陸氏曰問然問其所以然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于旱也内則責諸已外則求諸神責諸已則有成湯之事宣王之行求諸神則巫以女巫舞以皇舞祭以雩禮以牲壁責諸已者本也求諸神則以為文而已穆公不能責諸已又不知求諸

神而欲暴尪與巫豈不慼哉市陰也雨陰中之陽也徙市所以助發陰中之陽與周官皇舞女巫同意

廬陵胡氏曰春秋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杜氏云尪瘠病之人面上向俗云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旱不經之説今所不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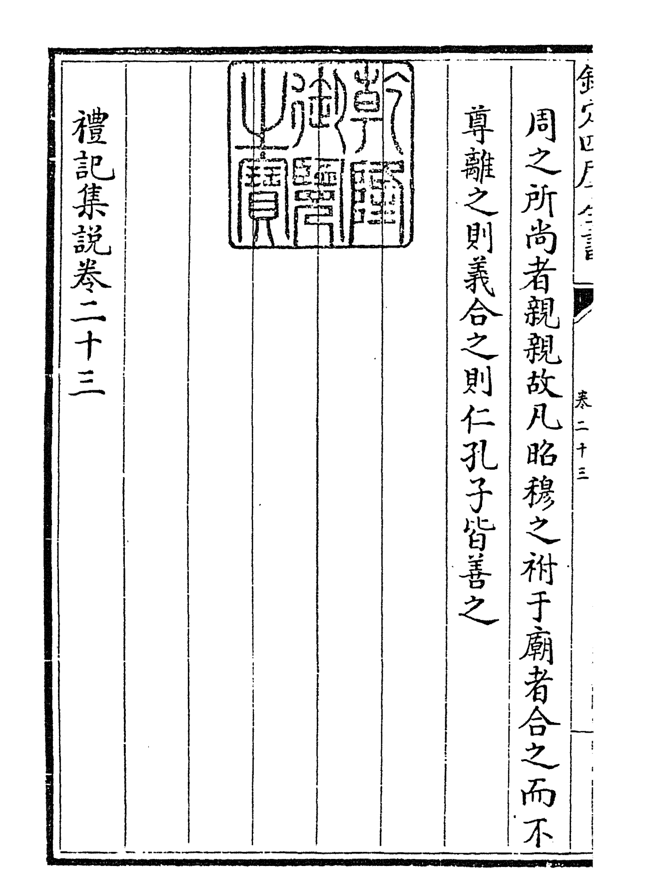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

鄭氏曰祔謂合葬也離之有以間其椁中善夫善魯

人也祔葬當合

孔氏曰此一節論魯衛得失魯衛兄弟應同周法故並云也離之謂一物隔二棺之間于椁中也所以然者明合葬猶生時男女須隔居處也魯人則合並兩棺置椁中言異生不須復隔詩云榖則異室死則同穴故善魯之祔也

長樂陳氏曰衛之俗有存于殷魯之俗一之于周殷之所尚者尊尊故凡昭穆之祔于廟者離之而不親



周之所尚者親親故凡昭穆之祔于廟者合之而不尊離之則義合之則仁孔子皆善之

禮記集説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二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駿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蔣寬

謄録監生臣萬朝宗

禮記集說卷二十四

宋 衛湜 撰

王制第五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禄祭祀養老之法度此於别録屬制度王制在秦漢之際知者下文有正聽之鄭云漢有正平丞秦所置又有古者以周尺之言則是周亡之後也鄭荅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盧氏曰漢

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
石林葉氏曰有土此有民有民此有政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由王者之制禄爵而至千里之内以為御其分田制禄為詳所以正經界也經界正則穀禄平而封地所以為禄也所封有小大而守土之臣必以小大相屬故自千里之外設方伯以至下大夫一命其言建侯設官尤備所以次之封地也建侯設官既授以政而才不可以不辨其任惡不可以不正其

刑故自凡官民材以至不及以政皆擇人之法所以次之設官也設官以守乎外天子以專治乎内其勢不相及也外不朝覲於天子則無以述職内不巡守於諸侯則無以見所守故自比年一小聘而至一德以尊于天子皆巡守朝聘之制所以次之擇人也巡守所以考績考績所以黜陟陟明則有賜黜幽則有罰有罰不足懲則加之以兵故自天子賜諸侯樂以至出征執有罪皆黜陟之法所以次之巡守也有罪

而致討既加之以兵兵不可無備習兵以田獵則有備矣因田獵而暴天物則無輔相裁成之道故自無事則歲三田以至不殀夭不覆巢皆交物之道所以次之出征也交物之以道而財所以聚人尤不可無節故自冢宰制國用以至天子食日舉以樂皆用財之節所以次之交物也財用足可以興禮而禮之大者莫加于喪祭故自天子七日而殯以至寢不踰廟皆喪祭之禮所以財用足也征稅則取財未及于生

財居四民時地利所以生財也故自司空執度度地以至樂事勸功皆生財之道所以次之征稅也冢宰所職者邦治而治所以平邦國司空所職者邦事而事所以富邦國既富矣斯教之故自司徒修六禮以及樂正立四教升諸司馬曰進士皆教之大成所以次之生財也司徒樂正能教以成其材未及辨其材司馬論所長而授之以政材者辨矣然而君子取人不一道或以德或以事或以言故自司馬辨論官材

以至出鄉不與士齒皆論辨之道所以次之教也司馬所授者邦政而刑者所以輔政之不及也君子恕已以慎刑則審刑而後用治定而正刑則必誅而無赦故自司寇正刑明辟以至四誅不以聽皆審克必誅之意所以次之政也有刑則有憲禁以示之則正其未然刑以㑹之則懲其已然故自圭璧金璋不粥于市以至禁異服識異言皆于未然而止之所以次刑也為治至于政刑而治道已備而事功成矣百官

於是歲終以程功緒而考其廢置故自天子受諫百官受質皆在于廢置所以次之刑禁也天子受諫于上則有道揆百官受質于下則有法守而道德一于天下治之所終也然而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則王道之始經界正穀禄平則仁政之始故自休老勞農以至諸侯大夫不世爵其言養老恤孤分田制禄亦所以成始也王制所論其序如此然而九州之地近于誣誕朝聘之言疑于晉文所制又可疵

也

高氏文虎曰王制一篇皆先王治天下之規模而本末先後未甞無定序也夫王者之制莫大于設官分職班爵制禄分地建國以為斯民之極故必使内外相維上下相制井然有不可踰越之法是誠立國之本也故王制以此為首然次之以朝聘又次之以巡守者蓋慮夫天下平治而人情易忽此所以達夫上下之壅蔽者也又次之以田獵又次之以國用者蓋

慮夫君心縱逸而暴于苛斂此所以寓夫仁民愛物之意者也因國用言喪祭又申之以君臣上下喪祭之等此皆紀綱制度所在有國者之所憑藉扶持不可不先講明者也夫然後始及養民而有不征不稅等事又及于居民而皆從宜從俗之道斯民由是安居樂業而廉恥禮義之心生故繼之以興學其教之而成材者則用之其不率教者則去之教化既行然其間頑民終不可以德化故次之以刑罰民之所以

干冒刑禁其根本乃在于市廛之間見利而必爭邪侈之盛多先王禁之故次之以市治之大體既舉于是乎一歲之終天子冢宰而下至六官齋戒受諫或受質或從而受質君臣之間參稽互考必欲見其歲成之如何大經大法定矣此所以休老勞農成歲事因繼之以養老恤矜寡孤獨也夫後世之所以多凶年饑歲皆上之人有以奪其田疇故人至于流莩于是定經界之法辨古今之尺使天下之地盡可井庶

幾斯民悲歸于安生樂業而人君亦得以分田制禄矣雖然欲使人君盡行古制天下盡從王者之制其本又在于人倫天理之不失此所以終之以六禮七教八政歟嗚呼王制一篇本末先後不差如此嘗讀孟子以為周室班爵禄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以此知天下莫先于此王制所以冠之于首又曰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又知天下莫急于此王制所以奠之于終讀王制者其深攷之

龍泉葉氏曰王制一篇當時蓋欲施用而博士諸生攷論之所成異于各以見聞記録者故比諸篇頗為斟酌亦有次第然孔子時周衰而未亡聖人之力尚能合一以接唐虞夏殷之統故其所述皆三代之舊至孟子時六國並雄則周已亡但未滅耳其所欲行于當世與孔子已稍異不惟孟子雖孔子復出亦不得同矣秦滅漢興酈食其請立六國後而張良以為非及文帝初賈誼所言正朔官名色尚黄數用五而

已中年誼已死新垣平得用始有作王制封禪廵守之説夫堯舜三代以禮讓守天下而類禋封禪廵守皆為實治漢以兵取以力守而儒生學士欲以虚文追還帝王之道耶然則治後世之天下而求無失乎古人之意蓋必有説非區區陳迹所能干也

孫氏景南曰案前漢郊祀志文帝使博士諸生剌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廵守封禪事則知禮記之書雜出于漢儒明矣特其時去古未逺老師宿儒得于載籍

之記傳聞之舊綱羅三代之令典尚足垂當年而詔後世也若王制之所採自分田之法建國之制設官爵命之數朝聘巡守之禮喪祭之儀征役之限以至冢宰制國用司馬論官材司空度地居民司徒修明禮教司冦正刑明辟與夫海内地域之廣狹内外諸侯之多寡大畧盡矣苟以為非古制豈漢儒以意言之歟大抵秦漢以下謀國者類為一切簡便無復古人之意有如統諸侯之權自五國則有屬長十國則

有連帥三十國則有卒正二百一十國則有州伯此豈後世維持郡國者所暇及也舉賢之法論于鄉則為秀士論于司徒則為選士升于學則為俊士論于大司樂而後為造士論于司馬而後為進士蓋官之爵之禄之猶有所待則豈後世選用人才所暇及也聽獄一事也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而告于司寇司寇又聽之而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而後以告于王王三宥然後行刑焉何其謹之至也受質一事

也司會以其成質于天子而冡宰受之以退司徒司馬司空又以質于天子而百官受之以退又何審之詳也非三代之法其孰能與于此然茍以為先秦古書而非漢儒綴輯則其間盡不免有所抵牾也觀其論執役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百工皆不得與士齒周禮以是數者並列于六官之屬其非也古之所謂史者非止星歴而已執簡記載實無職焉其權猶重于宰相左氏亦言日官居卿非卑職也大史公自

嘆文史星歷近于卜祝之間主上以俳優畜之此漢人失古之意謂不與士盡不可也古者取士莫重于射諸侯貢士天子親試于射宮至于大射賓射燕射自天子諸侯至卿大夫士皆有事焉又安得不與士盡至論古今周尺古之畞非今之畞古之里非今之里則非先秦古書明矣而吾之所以為漢儒恨者博士諸生能攷古制而不能說時君以復古之萬一遂使漢家一代制度苟簡闊略後之有志于古者無復

可攷要必有任其責者矣知古之建國八州至于千八百國何為諸侯王之地連城數十不能稍損其權遂使奸亂者相挺而起也知古之朝聘以三年五年為期何為春朝秋請一聽諸侯之便遂使有詐病不朝之國也知古之授田皆以百畝為限何為使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若是其不等也知古之巡守初無封禪之禮何為受獻諛之説立中和之制以啓後世之侈心也知喪制之不可踰何為而以日易

月也知祭禮之不可瀆何為祀五帝于雍也知征稅之有限何為筭賦獻賦之不一其輸也知用民之有限何為更卒戍卒之不一其役也知辨論官材如此其審何為負俗之累者猶不擇也知司空居民量地置邑何為徙豪傑于諸陵不恤土狹民多之患也知司寇之正刑審諦輕重何為既除收孥相坐之律而復有三族之夷也知司徒之敎如此其詳何為廢先王德教之官而任執法之吏也知司市之禁如此其

嚴何為弛商賈之律使得操奇羸以乘上之急也論者皆以為遭秦絶學而古制不可復識究觀諸生之所攷亦既詳矣文帝能使人論次其書而不能用與葉公好龍何異吾嘗論漢人不能復古覽王制之書每為之太息也

江陵項氏曰王制之言爵禄取于孟子其言巡守取于虞書其言歲三田及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三官則皆取于公羊氏其言諸侯朝聘之節則取于左氏

其餘必皆有所授蓋文帝合漢初今文博士之傳斟酌增損共為一書將以興王制致太平者其說自應與古文諸書不合鄭康成無策以通之强為之說曰此殷制也自是凡不可通者皆以此語斷之豈非遁辭也哉

永嘉徐氏曰王制一書敘次三王四代之制度蓋聖王所以經綸天下之大經而為萬世法程者也其書推明班爵制禄之法祭祀養老之義其立國之紀綱

制度講若畫一而不相踰越三代所以享國長久雖有辟王而維持者不亂蓋得其道矣周衰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諸侯壞亂法紀以隳先王之制多矣暴君汙吏慢其經界而井地之制孟子僅聞其略諸侯惡其害己皆去其典籍而班爵禄之制孟子不聞其詳凡先王之舊典禮經蓋僅有存者自秦變井地為阡陌壞封建為郡縣而分田制禄之法一切埽地此漢儒思古而王制所為作也

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鄭氏曰二五象五行剛柔十日禄所受食爵秩次也

上大夫曰卿

孔氏曰此一經論為王者之制禄爵公侯卿大夫以下及士之法大都總記三王制度凡王者之制禄爵為重禄者穀也故鄭註司禄云禄之言穀年穀豐乃制禄爵者盡也故白虎通云爵盡也所以盡人才也

案下文云位定然後祿之又大司徒云以賢制爵以庸制祿並祿在爵後此祿在爵前者葢此經下文先云天子之田乃云諸侯之田次云制農田又云下士視上農夫祿又君十卿祿下始云次國上卿當大國中卿是後云爵也其食祿受爵之人有公侯伯子男並南面之君法五行剛日甲丙戊庚壬凡五等其諸侯之下北面之臣有上大夫卿有下大夫有上士有中士有下士法五行柔日乙丁己辛癸凡五等也元

命包云公之為言平也公平正直侯者候也候王順
逆伯之為言白也明白于德子者奉恩宣德男者任
功立業案此五等虞夏及周制殷則三等公侯伯也
此公侯伯子男獨以侯稱者舉中而言又爾雅以侯
為君故也上大夫卿者下文云下大夫倍上士卿四
大夫禄是下大夫之上則有卿故知上大夫即卿也
此上大夫卿外惟有下大夫而下文卿外更有上大
夫下大夫者謂就下大夫之中更分為上下耳白虎

通云卿者嚮也為人所歸嚮也大夫者達人謂扶達于人士者事也

長樂劉氏曰王制者言為天下之王作民父母者當立法度節制財用以安天下之民使不陷于凍餒故曰王制也易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言先王有親比萬民之道者必先建萬國親諸侯使之各養其民而教之禮義也是以此經以建侯崇德為首設官分職為次皆所以皇建其有極也公侯伯

子男凡五等者所以差其德而尊崇之于萬民之上俾之行道以為其國表則也又設上大夫卿凡五等以佐佑其君之德奉天子之禮用中于其民者也堯舜禹湯文武之有天下也其制禄爵莫不如是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為之六典乃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自天子至于五等之國莫不執是以為大經然後輔之以禮樂政刑焉不曰崇其德行為表則哉

長樂陳氏曰公侯伯子男至中士下士爵也天子之田至君十卿禄禄也爵以貴之非王爵之則無貴禄以富之非王禄之則無富故周官太宰内史司士之於爵禄皆詔王而已此所以言王者之制禄爵也制爵以德制禄以功德有厚薄故爵有崇卑功有多寡故禄有豐殺周官凡言爵禄皆先爵而後禄記亦曰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此先禄而後爵者蓋田不分不可以制禄禄不制不可以定爵先王量財

以制用視禄以制爵然後無有餘不足之患矣然則爵禄者班爵禄之序也禄爵者制爵禄之序也由公至男凡五等皆君也由諸侯之上大夫卿至下士凡五等皆臣也君之德純故公侯伯子男無上中下之辨臣之德不必純故大夫士有上中下之差然皆止五等者五者天地之中數先王制法莫不本之故五典五禮五服五刑皆謂之天則制爵之等亦本其自然而已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

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與此不同者此言制爵之法孟子言班爵之法制之出于天子故不必言天子班之首于天子與君故兼天子與君言之也制爵禄止于諸侯與其臣而不及王朝之臣者葢制諸侯與其臣之禄則以農田為差制王朝公卿大夫之禄則以諸侯為視制爵之法亦若是而已此所以不言之也有爵者必有禄有禄者不必有爵庶人在官

非有爵也而其禄有差則禄之所施非特有爵者而已故于其所制者不先以爵而先以禄也

嚴陵方氏曰先爵而後禄者貴賤之序也先禄而後爵者衆寡之序也以貴賤為之序故孟子言班爵禄蓋班其貴賤之分故也以衆寡為之序故王制言制禄爵蓋定其衆寡之數故也此文雖以禄爵為序其事又以爵禄為序者蓋制之之實未始不班故也諸侯以上大夫為卿周官言大宰卿小宰中大夫則卿

上大夫也以上大夫為卿非特諸侯為然矣此不言中大夫者諸侯故也天子諸侯之設官必如是者何也蓋先王之意爵欲正其名也故官必特置禄欲省其費也故職或兼掌然治在所合者雖大不必特置若三公九卿之類是矣事在所專者雖小不可無掌若蟈氏射鳥氏之類是矣豈嘗有拘哉亦惟其稱而已管仲以官事不攝而孔子非之者主掌者言也桓公欲官事無攝而孟子取之者主置者言也卿大夫

士有上下之別公侯伯子男則無之者君道尊而臣道卑之辨故也孟子五等以子男合為一此則離為二者蓋彼所言者位之等也此所言者名之等也位雖子男之所同名則子男之所異故也且王制兼三王之所制孟子則指周室而已故其間不能無小異焉

延平周氏曰言制禄爵止于諸侯與其臣而不及王朝之臣何也王朝之臣入則為公卿大夫出則為公

侯伯子男而其禄又同故言五等之君則兼之矣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與此五等不同何也諸侯有君道有臣道有君道故與天子同為五等有臣道故與其臣又同為六等子男之禄同五十里故可以言同一位中士之禄倍下士下士之禄與庶人在官者同故不可言同一位此所以有六等也

山陰陸氏曰此言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則無中大夫可知周官公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蓋下大夫也然則王制下卿再命不言不過容有過此者矣凡大國之卿則以三命為正小國之卿以再命為正于天子言五等君爵于諸侯言五等臣爵亦言之法周官司服言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蓋亦如此

石林葉氏曰四代之禮預有于其中而特稱王者以

王制之也禄以詔功爵以詔德皆王者之事故制其等則自公至于下士爵之名也自天子之田方千里至庶人在官者禄之差也近天子而爵盛大故必以無私為德故稱公遠天子而障扞于外欲其有所屈故稱侯伯侯伯長也言其道足以長人子宗也養也言其道足以養人男任也言其道足以安人五等者臣乎天子也諸侯之有一國亦人君也有君莫不有臣故近諸侯欲其承上羣而不黨而知進退則曰卿

上以忠扶君下以智帥人則曰大夫志有所尚仕有所事則曰士王以譬則天也其臣之數則有公侯伯子男有卿大夫士諸侯以譬則地也其臣之數止于卿大夫士而不可以稱公侯伯子男雖附庸不合于天子朝貢不能以自通附于其國亦非所以臣之者以地統于天也地統于天則雖其卿大夫士猶不能純臣于諸侯天則統地故雖諸侯為君亦必純臣于天子

永嘉徐氏曰先王視賢以制爵視庸以制禄禄爵二柄聖王所以辨儀等定名分立國維綱與天下共守而不相踰越者也夫自寰外諸侯五等之差而下及于五等諸侯之異皆爵以命有德者也自天子田千里之外而下及于三等侯國之地皆禄以命有功者也禄爵之經制一定使上下有紀内外相維而立國之大意見矣叔季以來王綱不舉而諸侯卿大夫守先王之訓者無幾子產相鄭一知守周班列之爵而

晉楚不敢加兵晏子叔向之徒獨不肯輕受祿地以守先王之舊蓋猶為秉周禮者自是之外天子建國而甸侯乃欲建國天子一圻而列國乃至數圻魯三家至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諸侯卿大夫迭相越等踰制而爵位亂矣伯氏之㣲駢邑三百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祿地妄以予人而不復古制矣故周室班爵祿之制諸侯知為已不利而皆去其典籍蓋先王班爵授祿之法已亡于孟氏之時矣天子自邦畿千

里之外皆分土以為諸侯守而畿外有五等諸侯交錯面内以尊天子蓋自堯協和萬邦之諸侯至舜輯五等諸侯之瑞而班之修五禮五玉而執圭璧者不相亂則是五等之爵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而謂殷爵為三等非也鄭氏謂公百里侯七十里伯五十里武王爵列以五土分以三蓋襲殷之舊耳至周公從而增損其制上公五百里至男百里蓋指開方言之其實去王制不大相遠矣且王制五等之爵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

春秋時禮制既亡伯者以意之嚮背為升降諸國以勢之强弱相上下會盟征伐又以先後易其序如曹伯杞伯也而或居子男之下僖公成公時楚子夷也而或居侯伯之上僖二十一年二十七年諸侯不勝其忿有如魯以周班後鄭而鄭怨敢怒威六年楚以先歃晉而晉不敢辭滕薛爭長則曰我先封蔡衛爭先則曰非尚年也逞其私意而不顧王爵而使大小相維上下相統之意蔑然矣春秋嚴名分之書以見亂之所由也則儀

位以為階防微杜漸且記王制之失也秦壊封建為郡縣而五等之爵亡矣至漢剖裂疆土二等之爵同姓則王有功則封侯然後王踰制建城數十倔强而不可制削地之書一下七國合從以逆京師至于漢初封侯之約自景帝以後始不以有功封而壊漢制矣東京爵亦二等皇子封王自郡而國然列侯雖寇鄧元勲不過四縣無功臣葅醢之虞而同姓之王亦未聞有七國之變葢矯漢之過制而得其道矣　又

曰諸侯有君道于天子之國則北面于其國則南面葢禮不純臣而得以自臣妾其境内也列國有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大國三卿司徒司馬司空是也此固命于王朝而侯國之長官也諸侯自天子命卿之外凡卿大夫各自舉任而皆得專之則是諸侯之臣不皆命于天子而甸外之官吏乃諸侯牧伯之事也其諸侯之臣唯中大夫元士别異于天子周禮天子六官之正皆卿而其貳則中大夫小宰中大夫二人公侯伯

之士雖一命不得稱元士其餘自上大夫至下士諸侯之臣其名號與天子之臣均爾蓋王朝之臣則畿内之諸侯皆事王者也而得以食畿内之采地諸侯之臣臣事諸侯而食其國之禄王制論五等諸侯所以不言王朝之臣而自官其國之臣也春秋列國官制蓋無復王制之舊宗制官之制置左右二師以擬三公而又有六卿無等甚矣晉三軍之制將佐皆卿至于司馬司空實位大夫之列天子之卿僅存其號

爾廢命卿之制而徧置私人先王制度蓋蕩然矣秦之世懲諸侯之世襲而得以私自用其人故收天下之版圖凡四海之内皆制于天子而郡守縣令皆擇于朝廷郡縣之權既輕而不得有所為矣漢興因秦之弊而反之藩國百官制同京師吏四百石得自調除唯丞相命于天子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其不得輒置之者傅相中尉侯二千石者耳蓋諸侯官吏上同漢朝徒知所以矯秦之弊而為之而不知其制

同京師則過甚矣方其盛也淮南悼惠私自置二千石而漢法不敢加天子之法令且不行于諸侯矣其後景帝懲吳楚之亂抑損其權罷諸侯御史大夫官而改丞相曰相蓋所以别異之而不使與漢朝同制也至其盛也天子自為衡山置吏六百石以上蓋無復四百石得自調除之意而諸侯之權益輕終漢之世猶有所謂州郡佐吏自别駕長史縣令刺史太守得自辟除為少近古若諸侯之官制則終始皆失之

矣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鄭氏曰天子之田象日月之大亦取晷同也此謂縣內以禄公卿大夫元士也公侯以下皆象星辰之大小也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此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

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内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為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為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唯天子畿内

不增以禄羣臣不主為治民

孔氏曰自此至附庸一節論天子畿内之田及畿外五等諸侯及畿内公卿受地多少之法案元命包云日圓望之廣尺以應千里故鄭註云象日月之大鄭註司徒云凡日景于地千里而差一寸是千里同一寸也細而言之就千里之内亦漸漸分數不同此云同一寸者大略言之非但象日月大小又取畧同故註云亦也下云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以

下是祿公卿大夫士也下註云待封王之子弟此唯公卿大夫元士者舉正者言之爾又元命包云王者封國上應列宿之位註云若角亢為鄭房心為宋之比又云其餘小國不中星辰者以為附庸是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象星辰大小也援神契云王者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又象雷震百里其七十里者倍減于百里五十里者倍減于七十里故孝經云德不倍者不異其爵功不倍者不異其土故轉相半以別

優劣不合者謂不得與諸侯集合朝會天子也庸城也小國之城不能自通以其國事附于大國故曰附庸也鄭註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者以夏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若不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則不得為萬國也故知夏爵三等鄭不直舉夏時而云殷所因者若指夏時則下當云萬國不得云千七百七十三國故以為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註引鬼侯梅伯者證殷有侯有伯二王之後稱公則殷亦有公是

三等也註云春秋之時合伯子男以為一者公羊傳桓十一年鄭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是矣云殷爵三等者公百里侯七十里伯五十里是也畿外既有公侯伯標異畿内特謂之子爵雖為子若作三公則受百里之地若作卿則受七十里若作大夫則受五十里微子箕子皆是畿内采地之爵故云異畿内謂之子也先中國方三千里周公斥大九州之界方七千里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以下皆大

司徒職文云以功黜陟之者謂殷之諸侯大者百里今日有功則升陟或二百里或三百里也若黨紂為惡則皆黜退之不得為諸侯或黜減至七十里五十里或附庸也其不合者皆益之為百里謂不以功過黜陟皆使滿百里也爵尊而國小者若虞虢之君爵公地方百里爵甲而國大者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二百里皆大于虞虢也畿内公卿大夫采地不增益者本以禄羣臣不須增益其地以其不主于治民

故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法若煩而約若離而合諸侯之國必有附庸可謂煩矣然天子班治于諸侯諸侯班治于附庸則上之所班者不勞此所以為約也附庸不合于天子可謂離矣然附庸通于諸侯諸侯通于天子則下之所通者不壅此所以為合也周官之地至于五等書曰分土惟三左傳云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皆止于三等者不兼附庸言之也天子諸侯

而下不曰地而曰田者蓋政以農為本祿以田為主以其制祿也故雖地謂之田猶之縣内之所封以其有君道故雖邑謂之國也　又曰書言舜之受禪曰輯五瑞修五禮復五器言武王之政由舊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則自唐至周五等之爵一也鄭氏釋王制謂殷因夏爵有公侯伯而無子男公羊釋春秋謂春秋變周從殷合伯子男皆稱子豈其然哉夫列爵惟五所以稱其德分土惟三所以等其功德異而功

有所同故公侯之地同于百里子男之地同于五十里地同而附庸有所異故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葢三等之地正封也五等之附庸廣封也正封則尺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其臣尊者嫌于盛而無所屈卑者嫌于削而無所立故公之地必下而從侯男之地必上而從子至于廣封則欲上之政令有所統而不煩下之職貢有所附而不

費又非諸侯得以擅之也而尊者不嫌于大多卑者不嫌于大寡故公之地必五百里而異于侯男之地止百里而異于子也民功曰庸朝會曰合謂之附庸以其有所附然後有功于民也謂之不能五十里不合于天子以其才不足以當五十里則不足以特達于王也古者天子之地象日月諸侯之地象雷震則周官所謂五百里以至百里為兼附庸明矣鄭康成以大司徒之所言者為正封則曰公無附庸侯附庸

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以附庸二十四此説非也旣曰侯附庸九同魯侯爵也不得有附庸何邪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記曰地方七百里此所謂錫之也禮書

延平周氏曰政以農為本故王畿以田為主莫非王土而田止于千里者示其與諸侯共財也禮運曰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即此所謂方千里者也公侯百

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言實封之地而不及附庸之國者也

馬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天子則無有之故天子之田方千里所以禄畿内之臣也千里者以開方之法計之蓋萬里也夫天子之田必以千里者所以示其本大而末細猶身之運臂臂之使指也蓋不千里不足以服天下之諸侯也降于天子則公侯而已故公侯田方百里以開方之法計之蓋千里也不千

里則朝聘會遇之煩有所不給也至于伯則又有殺焉葢伯則其國小其爵卑而子男亦如之故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七十里者以開方之法計之七七四十九葢四百九十里也五十里者以開方之法計之五五二十五葢二百五十里也

石林葉氏曰周官大司徒言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下至諸男猶方百里與此制異者鄭氏以為武王初定天下分土惟三至周公斥大九州之界而分土

以為五等以其異同考之而斥大封界則有矣謂五等之封實可食之地則非也蓋周官合山林川澤而言之則謂之地王制止于可食之地則謂之田以其地方五百里而去山林川澤取其可食者半則是附庸在其中以其田方百里皆可食之地而山林川澤不在焉則是附庸在其外由此觀之周公斥大九州之界公侯之國蓋有增多附庸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亦無增損此魯所以有七百里而孟子亦謂

周公封于魯地方百里也詩云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附庸舉其虛封言之所謂七百里是也土田舉其實
封言之所謂方百里是也然而百里七十里之國其
大足以兼附庸五十里之國小不足以兼附庸故司
徒之職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是去山林川澤而其一應于實封五十里無附庸可
知也雖然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乃
止于二十五里而不應于實封之數何也蓋封疆者

有五等而其可食之地實不過三猶之授田其法亦有上中下公侯方百里則賜之上地伯七十里則賜之中地子男五十里則賜之下地上地則山林川澤居其半中地則三之一下地則四之一至于諸男止于二十五里則疑為附庸之國此周司徒所以别于殷以備五等而其實則附庸也然則諸男之地下止于二十五里則為附庸上至于五十里則為諸侯周官離而言之故舉其下王制合而言之故舉其上唯

其離也不言諸男為附庸而以其封疆推之其意可見唯其合也不言附庸則疑于諸侯男足于五十里此王制所以再言不能五十里不合于天子曰附庸也

廬陵胡氏曰鄭云此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此說非也春秋公羊傳桓十一年鄭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何休乃云春秋改周之文

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為一故鄭據以為說又元命包云周爵五等法五情春秋三等象三光說者因此以為文家爵五等質家爵三等又禮緯含文嘉亦云殷爵三等夏亦三等是以諸儒多從鄭說皆不經也案春秋尊周何嘗變周亦何嘗合伯子男以為一且如杞入春秋書侯莊二十七年黜為伯至僖二十三年貶稱子者以伯子男為一何必書侯書伯書子以貶杞公羊妄爾據明堂位云脯鬼侯天問云梅伯受醢

箕子徉狂則殷有侯有伯有子也則亦有男可知矣是殷亦備五等也鄭氏乃云微子箕子是畿内采地之爵不得為子男之子則天子三公亦不得稱公侯之公乎推此則鄭云殷爵三等者非也夏有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若只三等諸侯則不得為萬國又孝經夏制也而云公侯伯子男是五等也則鄭云殷所因夏爵三等者又非矣元命包與含文嘉之文妄可知也且如孟子荅北宫錡之問周室班爵禄也曰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似合于文家爵五等之說然又云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則文家又有六等矣又云天子地方千里諸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則文家又有四等矣又云大國地方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又書武成云分土惟三孔氏曰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為三品則文家亦有三等而以為周尚質可乎豈變文以從質

乎然則殷有三等周亦有三等周有四等五等六等殷亦有四等五等六等矣故自虞氏五瑞五玉以來制為五等夏殷周因之未之有改不可謂虞周有公侯伯子男五等之制殷獨三等也借曰殷改虞夏之制合為三等于書不見也于詩不見也而信禮緯之說可哉

臨川王氏曰王制封國三等古者九州之地以及四海之内莫不各有君長苟斥而大之而增百里至五

百里則所絀廢削滅非一國也此于人情似不合也或者以商末諸侯各相侵并合為大國至周始裁損就五百里至百里之制則不當云分土惟三也武王分土惟三則至周公又何增國至五百里也且孟子之言何可廢也孟子之言乃與魯人之言不同此時魯已不知其始封之大小又子產一同之言與孟子合則五百里之言亦不足信也凡言王制亦豈皆商制也鄭氏以國之大小故云爾

永嘉徐氏曰天子邦畿千里之外肇域四海王畿之內定受田三百萬夫之地畿內諸侯之禄取焉財賦自給不取辦于諸侯蓋不千里無以統一天下而固其國本大末小之勢也諸侯大者百里蓋其納天子之貢賦而又朝聘會遇之煩不百里則有所不能給者也齊魯之始封地儉於百里彼非不知闢國以為廣誠不敢縱欲以壞王制也至孟子時諸侯無國愈廣而受禄逾制齊方百里者十是九于太公所封之

地魯方百里者五是四于周公所封之地廢棄王制甚矣是宜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司祿之職也當春秋之時聖王不作諸侯放恣晉人嘗責鄭人之侵小（襄二十五年）子產對以今大國之地多數圻是一國方數千里矣晉女叔侯言晉之大蓋八國姬姓皆滅而無之（虞虢焦滑霍楊韓魏）至于魯齊西汶陽之田其見侵于鄰國屢矣諸侯并吞國益以大而周王之田日以削小地未能遠過于曹滕而求金求車天子至使其臣下從于

列國之魯及其亡也河洛之外合七城而已河南洛陽偃師鞏新城平陽緱氏見通典豈非本小末大外勝其內以至于亡歟至秦削去五等制為郡縣外權既輕而亦隨以亡漢封諸侯列城數十地方千里置吏賦斂任其自為而天子自三河僅十五郡而列侯公主頒邑其中末可謂大本可謂微矣而枚乘論吳之富實過于天子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錯出貢賦曾不如東山之府水陸轉粟曾不如海陵之倉夫以漢之大而賦入不

加諸侯甚非居重馭輕强榦弱枝以身使臂之意也七國之亂吳實首禍漢之君分受其責衆建諸侯之策所以痛懲于文帝之世歟　又曰附庸壤地褊小迫于大國之間德不足合瑞于天子地不足敵大于諸侯雖有命以自居于其國而其勢亦難以専達于上朝不與會不及必待附大國賦而後通焉蓋諸侯有功天子錫之以邦域之内以為社稷之臣八州之中二百一十國之外取諸閒田以禄附庸故諸侯得

以兼統之而食其賦然亦得以專臣也周制凡諸侯牧正帥長及有徳者乃有附庸非國皆有也侯伯子男之國自附庸九同至于三同其序不可亂矣唯上公無附庸以其位尊而勢極也周公有大勲勞受上公之地為方五百里矣明堂位言封于曲阜者合七百里加之四等之附庸為方百里者二十四蓋異恩也周以伯禽為東藩錫之土田附庸蓋法所不當有錫之而後受也春秋附庸之國獨魯為可攷以傳攷

之凡蔣邢茅胙祭襄十二年六國多居高平陳郡之間皆國近為宗魯之國則周公之子别封也邾郳須句僖二十二年顓臾則異姓在魯國之中同附于魯以達于周也則魯之所屬亦廣矣中季以來如二邾者皆有功于王室賜命為列國與盟會專征伐而魯地亦已削弱矣方其盛也邾人滅須句僖二十二年魯以附魯之故伐邾而取之君子善其能保小恤寡至其衰也季氏專魯動兵于邦域之中而伐顓臾社稷之臣失先王以大字小之意矣然而

附庸之始封也皆出于天子之命諸侯不得以擅封也至春秋時此制遂泯許叔居許東偏隱十一年則出于鄭伯之命紀季入居于酅則廹于齊侯之命而不請于天子矣又其甚也肆其强暴而私役屬之宋盟齊人請邾宋人請滕襄二十七年利其貢賦以自封殖由是覲之列為十二併為七國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久矣大司徒侯附庸九同伯七同子五同男三同一同百里註云附庸九同者諸侯有功可進為公為

四百里之上同得進為五百里也言同者謂積聚衆
附庸而滿同也公無附庸魯以周公之故得兼四等
加二十四附庸七百里侯九同伯七同子五同男三
同共二十四
五峯胡氏曰分天下有德有功者以地而不敢以天
下自私于是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能五十里邦
國之制焉于是有君朝卿大聘大夫小聘王廵守述
職之禮樂法度焉于是有千雉百雉三之一五之一

九之一之高城深池焉于是有井邑丘甸縣都之夫數焉于是有十乘百乘千乘萬乘之車數焉于是有伍兩卒旅師軍之制焉于是有鄉大夫司徒樂正取士之法焉邦國之制廢而郡縣之制作世襲之制亡數易之弊生而民無定志矣述職之禮廢上下之情不通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城池之制廢而禁禦暴客威服四夷之法亡矣夫家之法廢則民數不可詳矣民數不可詳則乘車不可出而軍師不隱于農矣

軍師不隱于農坐食者衆而公私困窮矣　又曰制井田所以制侯國也制侯國所以制王畿也王畿安强萬國親附所以保衛中夏禁禦四夷也先王建萬國親諸侯髙城深池徧天下四夷雖虎猛狼貪安得肆其欲而逞其志乎此三王為萬世慮禦四夷之上策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孔子之所以書于習坎之彖也城郭溝池以為固孔子之所以荅言偃之問也自秦以降郡縣天下中原世有戎狄之禍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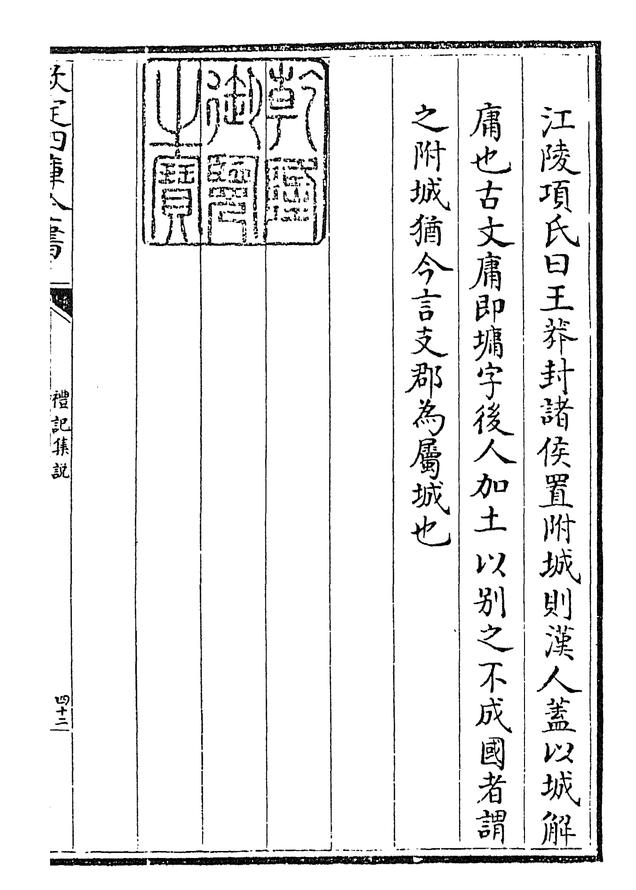
新安朱氏曰孟子言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此以下班禄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于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

劉氏孟治曰君臣有尊卑之分制度有隆殺之殊故孟子亦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

十里子男五十里然天子之田必曰方千里公侯之田必曰方百里者蓋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也以此推之則伯子男旣殺于公侯故有七十里五十里之制不惟此也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執玉亦有隆殺也自上而下各有等差之辨也雖然王者之制如此若夫行賞施恵則又莫非天子之命也故自公侯而下有功德于民者加地進律有慶

者則益以地有責者則削以地又不可拘于一定之法也孟子所謂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是也才之小不能治五十里之地故不合朝會以國事附于大國以其不通也曰附庸者亦有功于民者謂之庸周禮亦曰民功曰庸故有取于附庸之義

李氏曰諸侯之于附庸得以屬之而不得以有之故孔子以顓臾在邦域之中



江陵項氏曰王莽封諸侯置附城則漢人蓋以城解庸也古文庸即墉字後人加土以别之不成國者謂之附城猶今言支郡為屬城也

禮記集說卷二十四